



論語微集覽

十七

陽化

服部文庫

117

248

17



117
248
17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七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禎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

知乎曰不可曰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古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孔安國曰塗道也。於國不治而相逢。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實也。知國不治而為政是迷邦也。得為有知馬融曰年老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辭曰以順。

新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懷實迷邦謂而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亂亟數也。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不復與辨若不諭其意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若不諭其意。

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詰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者蓋道外無身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以信外無道身詘矣而可。

古義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魯人素仰孔子貨欲招來謁己以為重而孔子不往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孔子不欲見貨故瞰其亡而往也。塗道也。懷實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也。德被天下之謂仁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也。朱氏曰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此記仲尼不為己甚而示學者以應世之權也。夫道可以通天下而甚高難行之事皆非道也。凡有志者必道有氣者必激但聖人道廣德邵於天下無不可有義也其往拜所不空也。論曰舊註曰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

不為己甚孟子
離婁篇
孟子萬章篇

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
避者不終絕也。隨時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
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詰也。愚謂初則似矣。然若聖
人之德之大。欲言言而論。句句而議焉。則是欲以
昭昭之多而觀天。一撮土之多而量地
也。零碎支離多見其愈鑿而愈遠矣。

徵陽貨章。朱註義也。禮也。欲其稱也。不終絕也。理
之直也。言之孫而亦無所詰也。仁齋先生曰。似則
似矣。然若聖人之德之大。欲言言而論。句句而議
焉。則是欲以昭昭之多而觀天。一撮土之多而量
地也。零碎支離多見其愈鑿而愈遠矣。二說或一
道也。不可執一而廢一焉。何則。仁齋以不為己甚
為之解。是信孟子者也。孟子亦對伯夷柳下惠云

揚雄謂法言五
百篇

微服過於宋孟
子萬章篇

爾。若固執其說。則天下百孔子矣。是不為己甚。可
以贊孔子。而未足以盡孔子也。則所謂昭昭一撮
欲量天地者。亦誰執其咎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雖陽貨猶能為此言。三代之士大夫。風流可觀。乃
先王之詩教也。又揚雄謂孔子敬所不敬。詰身以
信道。龜山謂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詰矣。而可以
王之道也。孔子雖曰桓魋其如予何。然亦微服過
於宋。恐文之喪也。豈非詰身以伸道邪。道外無身。
身外無道。亦謂其行合於先王之道也。其在孔子

說

卷之三

孟子待王驩見

公孫丑及離婁

固矣。孔子之於陽貨，豈外道哉。所指各異，而龜山

不解子雲之言。且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當以孟

子待王驩者待陽貨。是孟子耳。豈可以論孔子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古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孔安國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其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

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

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

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

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所謂下愚。有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

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古義或曰：下子曰：二字衍文。今從之。此明聖人之教人不責性而專責習也。言人性氣質其初未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矣。學者不可不審其所習焉。苟有教以習之，則皆可

以化而入善。唯上知下愚一定不移而已矣。論曰：孔子曰：性相近而孟子專曰性善，其言似有不同。者何？諸孟子學孔子者也。其旨豈有異乎？所謂性善者，即發明性相近之旨者也。蓋有堯舜至於途人，其間相去奚翅千萬。何謂遠矣，而謂之相近者，人之性實剛柔昏明雖有不同，然而至於其有四端，則未嘗不同。譬之水火，雖有甘苦清濁之異，然其就下則一也。故夫子以爲相近，而孟子專以爲性善。故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皆就生質論

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皆就生質論

規壽閣

集覽卷之二

四

之而非以理言之也。若以理言之，則豈可以遠近言哉。

徵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者性質也。人之性質，初不甚相遠。及所習殊，而後賢不肖之相去，遂致遼遠也。已。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得之矣。然孔子之心，實在勸學。如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正與此章相發焉。上即上知，下即下愚。學知困學，乃指常人故習，誠有善惡。而孔子之意，專謂及學而為君子，而後其賢知才能與鄉人相遠已。未嘗以善惡言之也。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

生而知之前篇

十室之邑公冶長篇

符讀書城南詩

如丘之好學也。亦同意。亦不過於韓愈詩所謂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耳。後漢黨錮傳引此而曰：言耆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可見漢儒相傳之說已。自孟子有性善之言，而儒者論性，聚訟萬古。遂以為孔子論性之言，而不知為勸學之言也。蓋孔子沒而老莊興，專倡自然，而以先王之道為偽。故孟子發性善以抗之。孟子之學，有時乎失孔氏之舊。故荀子又發性惡以抗之。皆爭宗門者也。宋儒不知之，以本然

荀子作性惡篇

觀壽閣

集覽卷之六

五

氣質斷之。殊不知古之言性。皆謂性質。何本然之有。仁齋先生辨之者是矣。然仁齋又以為孔子孟子其旨不殊焉。其言曰。人之性質。剛柔昏明雖有不同。然而至於其有四端。則未嘗不同。譬之水焉。雖有甘苦清濁之異。然其就下則一也。故夫子以為相近。而孟子專以為性善。可謂善解孟子者已。然孔子之意。不在性而在習。孟子則主仁義內外之說。豈一哉。且孔子以上知下愚不移。而孟子則人皆可以為堯舜。則孟子亦豈非以理言之邪。大氏孟子之言。皆與外人爭者。豈可合諸孔子哉。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或以為子曰字衍也。是原思以二語相發。故連記之。豈必一時之言哉。它章亦有若是者焉。豈可拘哉。下愚謂民也。下愚之人不能移。則以為民而不升諸士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學習所不能移也。初非惡其愚焉。又唯言其愚不可學耳。未嘗以善惡言之矣。何則。以知愚言之。而不以賢不肖言之也。如程子以自暴自棄論下愚。大失孔子之意焉。蓋自有孟子性善之說。而學者以善惡見之。遂曰習有善惡。而至於以下愚為桀紂之徒焉。又自孟子好辯。而學

孔子曰泰伯篇

者率以言語為教。務欲以言語化人。一如浮屠。至有不可得而化者。則以下愚目之矣。又其意謂聖人可學而至焉。氣質可變而盡焉。以此立說。則至此章而窮矣。故遂以自暴自棄目下愚。其心謂下愚不移。非氣質之罪也。其心之罪也。是皆坐其不知先王之道。又不知古之教法。故失孔子當時之意耳。蓋移云者。非移性之謂矣。移亦性也。不移亦性也。故曰上知與下愚不移。言其性殊也。中人可上可下。亦言其性殊也。不知者則謂性可得而移焉。夫性豈可移乎。學以養之。養而後其材成。成則

書太甲上

有殊於前。是謂之移。又謂之變。其材之成也。性之成也。故書曰。習與性成。非性之移也。學者察諸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古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莞爾。小笑貌。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孔安國曰。從行者。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新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故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故

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眾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古義 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治。莞微笑貌。言以可大用之。道而試之。小邑也。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之。以禮樂。嘉子游之言。以明前言之戲也。朱氏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眾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君子之德在於愛人。小人之德在於易使。君子學道則有以消其暴慢。故其仁心。故愛人也。小人學道則有以消其暴慢。故易使也。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也。如此後世捨禮樂而任刑殺。雖其欲治而可得乎。

徵 弦絃古字通用。割鷄焉用牛刀。蓋微言也。子游之宰武城。必有急務也。而子游不知也。禮樂之治。

地志載蘇州常熟縣吳公祠即子游也

徒循常法。幾乎迂矣。然其事必有不可顯言者。故孔子微言爾爾。及於子游猶尚弗悟也。孔子直戲其前言。而不復言其意耳。蓋魯公室弱而三家強。僭其在當時。必有不可得而言者。然今不可知其為指何事爾。吳有子游祠。則子游亦終有悟於孔子之言。遂不終為魯臣而去歟。後世詩學弗傳。則人莫知孔子多微言也。則以為驟聞而深喜之辭。深味其言。豈全無意謂者哉。禮樂仁之術也。故君子學之則愛人。禮達而分定。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小本學之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漢時

傳授未失其真者如此焉。後人以當然之理為道，遂刪之。悲哉。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古孔安國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桓子而召孔子，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新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未也。言道路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能改，故也。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古義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未無也。之適也，已止也。言道路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適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也。蘇氏軾曰：孔子之不適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也。蘇氏子其志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論曰：聖人之仁，天下也。至矣。苟有善心，以向之，則雖叛人猶欲往。况未為叛人而有向道之志者乎？天下未至於無道，而先以無道視之，引身自退，絕志於斯世者，實聖人之罪人也。

徵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何晏解也。興周道於東方者，尊王室以號令天下。管仲之事也。而抑三家不足道矣。後人或執孟子以仁義治邦為說，則何必言周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古 孔安國曰：不見侮，慢。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

新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古義** 天下極廣之稱，言無處而不然也。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德敷化流，物無不得其所。任，倚仗也。上總舉五者之目，此分言其效如此。此亦專以修德之功，夫告之也。言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親疎貴賤靡思不服。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何仁如之。夫子以此答之，則子張

進德之深，亦可知矣。學者以曾子之言甚輕，子張其見亦左矣。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

徵 子張問仁於孔子，亦問行仁政也。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非謂行此五者即仁也。欲行仁政於天下，必行此五者。然後仁可得而行也。故為仁與克己復禮為仁同義。訓為為謂者，非矣。蓋必人不侮焉，眾歸焉，人信任我焉，為事有功焉，使人而人不怨焉，而後仁政可得而行也。非有此五者，則欲行仁政不可得也。子張才大，故孔子以行仁於天下告之。孔子以天下告者，惟顏子子張耳。師過商不及，豈非才大乎。所以曰過猶不及者，謂各有所

克己復禮顏淵篇

師過商不及先進篇

見禮記

卷之十七

九

長短也。傳先王之道于後世。則子張不及子夏焉。至於子思孟子。皆以議論與天下之人爭。故動曰天下天下焉。後世狃見其言。而謂孔子亦爾。殊不知孔子之言天下者。自有意謂也。朱子不知之。曰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可謂審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古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寧。孔安國曰。不入其國。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

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匏瓜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新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恐佛肸之洗。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磷。薄也。涅。深也。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洗。已。揚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匏。執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謂。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古義。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朱子曰。子路恐佛肸之洗。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皂。緇。黑。色。夫。子。言。人。之。不。善。不。能。洗。已。以。安。子。路。

之意。匏之苦而不可食者。詩曰：匏有苦葉，是也。言吾非如匏瓜無用之物，無資於世者也。蓋因偶見匏瓜而云然。夫子昔者所言，即君子守身之常法。篤信者或能焉。然未盡仁也。夫聖人之視天下，猶己之身，視其疾苦，猶己之遭焚溺。苟有善意以嚮之，則豈拒其召也哉？若拒而不答，則是善自我絕而幾乎棄絕天下矣。可謂仁哉？夫人生斯世，當為斯世之用。若生斯世而無資於斯世，則曾草木之不若。豈足為學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而門人於弗擾佛肸二章，皆記其欲往而不記其卒不往者。蓋示人以夫子仁天下之心，而其不往者不暇論焉。

焦氏筆乘說本
皇疏一通

徵 吾豈匏瓜也哉。古來以為苦匏。焦弱侯獨以為星名。得之廣雅曰：匏，瓠也。瓠，卽壺盧。豈分甜苦。詩：匏有苦葉，其葉苦已。豈足以為苦匏之證乎？且所謂繫者，如日月星辰繫焉之繫，以為星名則得。以

維南四句詩小
雅大東篇

為苦匏，則不得也。且以苦匏為喻，鄙俚之甚。以星為喻，如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三代以上，亡論士大夫。雖閭巷兒女輩，能識星緯，故時俗有是諺。而孔子引之，豈不然乎？石氏星經，史記、隋書，或曰瓜瓠，或曰瓠瓜，或曰匏瓜。其星近須女。須女，賤女象。掌果蔬蔬菜事。凡星皆以類相從。匏瓜乃匏與瓜，亦為蔬。蔬，總名。象以命之。己蓋在古言。匏瓜當為二物，以為苦匏，則為一物。是後世之言耳。故知焦說為是也。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

物繫滯一處得之。朱子曰。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
 飲食。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之往。為舖餒也。仁齋
 先生曰。夫子昔者所言。即君子守身之定法。篤信
 者或能焉。然未盡仁也。夫聖人之視天下。猶己之
 身。視其疾苦。猶己之遭焚溺。苟有善意以嚮之。則
 豈拒其召也哉。若拒而不答。則是善自我絕。而幾
 乎棄絕天下矣。可謂仁哉。夫人生斯世。當為斯世
 之用。若生斯世而無資於斯世。則曾草木之不若。
 豈足為學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而門人於弗擾
 佛肸二章。皆記其欲往而不記其卒不往者。蓋示

人以夫子仁天下之心。而其不往者。不暇論焉。有
 味乎其言之。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
 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古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孔安
 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孔安國
 知所以裁之。則愚。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孔安國
 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
 曰。蔽。遮掩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論
 子路使還坐而告之。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
 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
 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

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

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古義 蔽遮掩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論子路使還坐而告之仁者愛人然不學以照之

則柔而無斷如婦人之仁是也。蕩謂徒窮高遠而無所止也。知者求遠然不學以講之則離人倫遠

日用如佛老之教是也。賊謂傷害於物信者守堅苟不學以辨之則害道敗事如尾生苟息之信是

也。直者不枉苟不學以輔之則急切不寬如子證父攘羊是也。勇者好進苟不學以裁之則逆理亂

常剛者不屈苟不學以制之則妄抵觸人。此言學問之功甚大也。蓋六者皆天下之美德然或原于

氣質之稟或出於好尚之偏而不能得其正必待學問而後救偏補弊能成其德則天下豈有大於

學問之功者哉。論曰學問之功至矣苟學以講之則事有所法備有所救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迷

若徒任其獨智則雖鈞深探頤發天下之秘皆不得其正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若不

佛老之徒非不窮高極遠然而其所以離世隳倫獲罪於聖人者皆由絕聖棄智祛其見聞也故孔

門必以學為入德之要也

徵 六言六蔽蓋古語也。其它如請問其目。行五者於天下。三樂。三友。三畏。三愆。古人以條目教之以

條目守之。其為實學。可以知己。後人輒欲以一槩

之論通之。不務實故也。是蓋其意以一貫為大小

大事。自謂使我在孔子時。必與聞之。而發其所自

得一貫之說。以教學者耳。豈不妄哉。六言之蔽。皆

在不好學。而泰伯篇直之絞。勇之亂。皆以無禮言

之。蓋古之學。謂詩書禮樂。以學先王之道。而詩書

請問其目。顏淵
三樂以下。並見
季氏篇。

禮樂得於身數
見可陷可罔雍也
篇

子產事見孟子
離婁篇

漢書刑法志

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則其所以成德者。專在禮樂
焉。故曰。禮樂得於身。謂之德。是。以此以不好學。彼
以無禮。其旨一也。仁之愚。朱子曰。若可陷可罔之
類。得之。蓋如子產之。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文帝
之以笞杖易肉刑。是也。何則。肉刑猶得生。乃有死
於杖下者。豈非愚哉。仁齋曰。仁者愛人。然不學以
照之。則柔而無斷。如婦人之仁。是專以學為知之
事。以仁為慈愛。可謂不知仁。又不知學。已知之蕩。
朱子曰。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得之後。儒掃禮樂
鬼神而一歸于理。亦蕩已。大氏知者象天。仁者象

地。故其蔽也如此。信之賊。謂任俠之輩也。說者徒
以害道敗事為解。可謂不得其解已。剛之狂。孔安
國曰。狂妄抵觸人。得之。朱子曰。勇者剛之發。剛者
勇之體。則勇剛一也。殊不知六言本言六種德耳。
德以性殊。故有多品。然必學以成之。然後可以為
德。當其未成德。則性之所近。好之已。勇謂其勇往
之氣。剛謂性不柔順。本自不同也。仁齋曰。六者必
待學問。而後救偏補弊。能成其德。此後世議論已。
殊不知學則納身於先王陶冶之中矣。人苟能納
身於先王陶冶之中。以養其德。則仁知信直勇剛。

皆成其材。足以有用焉。不必救其偏補其弊也。辟如推鑿刀鋸。各有其用已。

子曰：小子何莫學《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

古包氏曰：小子，門人也。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孔安國曰：怨，刺上也。政，孔安國曰：邇，近也。

新小子，弟子也。感發志意，考見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古義：小子，弟子也。志意興起而可以入于善，觀古今人情風俗之所由，可以從政，可以立教。羣而不黨，心之和也。怨而不怒，情之厚也。人倫之道，得悉備，故足以得事父事君，博物洽聞，則知識不陋。

而處事有益，此夫子為門人論讀《詩》之益也。蓋學問不可強作，必非志意興起，則莫以入于善。故以可以興，先之，不知人情風俗之所以然，則莫以施政。立教，故以可以觀，次之，得于《詩》，則得性情之和。故可以羣，物可以怨，而其心溫厚和平，能得明人倫。博通庶物，能得廣見聞，學者苟於此有得焉，則其益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夫子唯許子貢子夏以始可與言《詩》已矣，則悟《詩》之難，亦非初學者可驟而至者也。學者知其易亦知其難，可也。

徵：《詩》可以興。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後漢去前漢未久，而孔說非鄭所能及也。何況朱子乎？大氏《詩》道性情，主諷詠，觸類而賦，從容以發，言非典則，旨在微婉，繁繁雜雜，零零碎碎，大小具在，左右逢原，故其義無窮。大非

它經之比焉。然其用在興與觀已。興者從其自取。展轉弗已。是也。觀者默而存之。情態在目。是也。朱註感發志意者。觀也。非興也。考見得失者。僅其是非之見耳。安可以盡觀之義乎。凡諸政治風俗。世運升降。人物情態。在朝廷可以識閭巷。在盛代可以識衰世。在君子可以識小人。在丈夫可以識嬖人在平常可以識變亂。天下之事。皆萃于我者。觀之功也。書爲聖賢大訓。而禮樂乃德之則。苟非詩爲之輔。則何以能體諸性情。周悉不遺哉。及於興以取諸。則或正或反。或旁或側。或全或支。或比或

類。不爲典常。觸類以長。引而伸之。愈出愈新。辟如繭之抽緒。比諸燧之傳薪。取自我者可施天下焉。是興之功也。禮樂典誥。教法不渝。若不有詩以爲之輔。則何以能應酬事物。變化莫盡哉。此詩之用。全在是二者也。可以羣。可以怨。皆所以用詩之方也。羣。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蓋此二者。皆以興觀行之。無事則羣居切磋。諷咏相爲。則義理無窮。默而識之。則深契於道。此非羣乎。有事則主文譎諫。或唱酬相承。以引之者。興也。或不言而賦。以示之者。觀也。言者無罪。聞者不

怒此非怨乎。朱註和而不流。怨而不怒。皆無關乎詩焉。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皆以與觀羣怨行之。至於多識。乃其緒餘。舊註盡之。

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古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不為如向牆而立。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古義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正牆面而立。謂正向牆而立。言前後左右皆無所見也。二南之詩。皆言盛周王化之所及。而脩身齊家之道。無所不備也。苟不讀二南。而知先王風化之盛。其奚以

能除我鄙陋之氣。而造夫廣大之域。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譏夫苟安於目前之小康。而不知聖世之大同也。

徵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朱子曰。周南召南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仁齋云。二南之詩。皆言盛周王化之所及。而脩身齊家之事。無所不備也。苟不讀二南。而知先王風化之盛。其何以能除我鄙陋之氣。而造夫廣大之域。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譏夫苟安於

書曰周官

目前之小康而不知聖世之大同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關雎耳。二南何啻脩身齊家之事。朱子為不曉語意矣。脩身齊家之事。豈二南所能盡哉。小康大同。不識措語。仁齋亦失之矣。蓋書曰。不學牆面。故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言其不學耳。古之學。詩書禮樂。而詩禮為先。二南亦為詩之首。故孔子云爾。且君子生於周世。則學周家先王之道。以成其德。得為周家君子。而二南實可以見周先王教化之盛。自家而國。以及天下焉。故周世學問之道。必由斯始。已後世儒者。狃佛老之習。誤謂學

以成聖人。而不識學以成當世士君子。故所見皆後世窮措大解。如此章。不為二南之為牆面。皆不得其解。妄言云云。可醜之甚。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古鄭玄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但謂鐘鼓而已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是一箇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古義玉帛禮之物。鐘鼓樂之器。本非禮樂之實。言人徒視其器物。而不知禮樂之德。有在則豈足稱其名哉。禮可以安上治民。樂可以移風易俗。豈玉帛鐘鼓之云乎哉。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必待其人而行。苟非其人。則雖儀文無失。聲容可觀。而無以見禮樂之實也。

徵禮以玉帛云。樂以鐘鼓云。皆其大者也。故此章孔子為人君言之。蓋先王禮樂之道。施於己則以此成其德。用於人則以此成其俗。先王之所以施不言之教。成無為之化者。專在此焉。然世之人君不識此。而徒以悅耳目之具者。衆矣。故孔子有此言也。馬鄭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是此章所主在人君。故此解得之。朱子以敬和言。程子以序和言。

皆其家學。徒言其理而遺其事焉。且敬序和豈足以盡禮樂之理哉。至於程子云。盜賊亦有禮樂。真亂道哉。夫三代以下所無。而謂盜賊有之可乎。是其意極言禮樂不可須臾離之意耳。然其人不尊信聖人。而吾欲以言語喻其人。豈可得乎。要之聖人者不可得而及之矣。故尊信其道而奉之。必有是心而後可得而教之焉。乃欲向不信之人。而以辨言俾其信之。是孟子以後之失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古孔安國曰。荏柔也。為外自矜厲而內柔。按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窬窬窬牆。

新厲威嚴也。往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古義厲矜莊也。往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內實柔弱外事矜持故每恐人之知之猶穿窬之盜恐人之知之鄙之甚也。此為在位者言。蓋色欲溫心欲剛而上之於下必莊其顏色以臨之。而內或有所溺焉。則恐人之知之。豈可不赧乎。

徵色厲而內荏。是主色而言。謂色莊而內不莊也。不言心而言內。故知其主色而言也。仁齋乃謂色欲溫心欲剛。謬哉。剛誠美德。然好剛而不好學。其蔽也狂。未聞古有心欲剛之言焉。仁齋昧乎辭而造是言。豈非理學之弊乎。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古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新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古義原與愿同。謹也。鄉原以其同流俗。合汙世。鄉人皆稱愿人者也。夫子以其似德非德。反亂於德。故以為德之賊也。陳氏櫟曰。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為德之賊。

徵鄉原。朱子據孟子為之解。引荀子証原之為愿。可謂善解已。何周云云。蓋未睹孟子耳。德之賊也。謂賊德也。言賊害有德之人也。蓋鄉原似有德而

孟子盡心篇荀子正論篇曰上端誠則下原慝矣

非有德一鄉之人皆以為善人是足以亂有德之人則亦能妨害於有德之人故云爾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古道馬融曰聞之於
新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也此夫子歎後世道德之
餘於已而後應於人故聽之者
必當其可也及至後世道
淺露靡然成俗其著書作文
麗富藻雖若可悅然實道
聽途說之流要不足尚焉
徵道聽而塗說謂口耳之學也道塗亦喻耳馬融

孔子曰憲問篇

以為道塗之傳說亦不識言語之道矣德之棄也謂棄德言也德言者謂有德人之言也古者受諸師學而得諸己驗諸其行然後言孔子曰有德者有言古之貴德言也口耳之學雖無所得於己亦言之至於不得於己而言之則無不可言者是人騁其知辨粲然可聽故有德之言由此見棄也朱子曰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可謂失於辭已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親壽閣

集覽卷之十二

二十一

古孔安國曰言不可與事君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能得新鄙夫庸惡陋劣之稱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於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己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古義鄙夫凡陋卑汗不見義理者指在位之人而言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或曰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鄙夫之事君其患得之也猶有所顧慮至於患失之則非止赧慙醜惡之事無所不為凡其可利於己者雖人之患難國之傾覆皆在所不顧故聖人深惡之庸君以為良臣每近狎倚賴而不知此皆禍亂之漸覆亡之招也可不戒乎○許昌靳裁之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於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己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徵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可見古人解有所本已蓋孔子時俗言何晏時猶在楚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朱子曰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可謂深切痛快已靳裁之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是後世之論也左傳曰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古語也孔子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見壽朋

集賢堂卷之二十七

二十三

孔子曰述而篇

亦唯言求富貴之失而未嘗及功名。觀其取管仲。可以見已。道者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已是所謂道德也。其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己。亦將以用之於世。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豈無用之謂哉。後世內聖外王之說。淪於人心。而後道德與功名判焉。如孔子時。亦豈無求功名之失哉。然孔子不言之者。功名之不可棄也。故蘄裁之之言。亦獨善其身者之言也。其所謂道德者。亦非古所謂道德矣。學者察諸。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也。古之狂也肆。

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古包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包氏曰。肆極意。敢言。孔安國曰。蕩無所據。馬融曰。有廉隅。孔安國曰。惡理。多怒。

新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古義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朱氏曰。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朱氏曰。氏曰。矜者持身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朱氏曰。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時世之變。實憂世道者之所深歎也。故曰。肆白廉曰。直皆氣質之偏。而謂之疾。至於蕩。

與忿戾與詐則惡而已矣非疾也蓋三者之為疾猶足就此以見其俗之淳朴至於後世則民性習於惡俗而雖斯疾亦無此風俗之所以益渝而不復古也

徵或是之亾也或者有也亡無通或是之亾也者無有是也古之狂也肆包咸曰肆極意敢言此解本於孔安國安抵觸人意今之狂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據是亦謂世衰而禮廢也朱子曰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乃誤解子夏之言者子夏豈以狂者為至哉理學之失名不當物者如此夫古之矜也廉馬融曰有廉隅是別於廉潔之廉然如老子廉而不劌古唯謂廉隅耳稱不欲為廉蓋

子張篇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老子五十八章

後世之言耳。論語中言不欲者。即後世之廉也。矜本矜莊之矜。美德也。未有以為狂愚之類者矣。蓋矜即狷。狷或作獮。或作矜。古字通用耳。如鰈矜通用。蓋狷或由鰈轉用。老而無妻。亦自守大過者所為也。今之矜也。忿戾。孔安國曰。惡理多怒。惡理或漢時言。或有脫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古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新重

古義

說微無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古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包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孔

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

新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

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

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古義朱正色紫間色鄭聲鄭國之音雅樂正樂也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聽之則能傾覆國家三者

皆似是而實非故聖人深惡之凡天下之事其是非善惡之甚著者判然易見不足以惑人惟夫似

是而實非似善而實惡者人心疑惑足以亂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孔子之所以惡鄉原也

徵惡紫之奪朱也此一句譬喻惡鄭聲之亂雅樂

也即告顏子放鄭聲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即告

顏子遠佞人也聖人之道禮樂而已矣故惡此二

者焉學者多以利口之覆邦家為變亂是非是誠

然然所謂是非者苟不以禮為據將何所底止故

後儒益辨是非而是非益不定矣學者察諸鄭聲

之亂雅樂亦其可娛人耳者過於雅樂故聖人惡

之放之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

告顏子衛靈公篇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古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

新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
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
者故疑而問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
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
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
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
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
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
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
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
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古義學者專貴言語而不知尚實德故夫子發此
以警之言天雖不言然四時自行百物自生道之
行亦何待言語焉此欲學者不求於言語而深務
其實也夫有實而無言不足以為患以雖無言必

行也若有言而無實則雖巧文麗辭極天下之辨
無益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歐陽子曰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
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不能也施
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脩於身矣不施於事亦可
也若顏回在陋巷曲肱餓臥而已其群居則默然
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
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
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三代秦
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
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
一二存焉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徵予欲無言朱子有見乎高妙也故曰學者多以

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
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
發此以警之仁齋有見乎平實也故曰學者專貴

言語而不知貴實德。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殊不知此章本爲教而發也。教者謂禮樂也。夫學者既知貴聖人。豈以言語觀孔子乎。故朱子說非矣。又若仁齋之說。則非夫子不欲言。而欲學者之無言。故夫子姑以是警之耳。且所謂實德者。苟非言以教之。則何以能知之行之而成其德乎。則學者之惑益不可解焉。孔子時語意必不若是矣。何晏曰。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此古來相傳之說。故其言雖淺乎。反得孔子時意焉。蓋先王之教禮樂而已矣。其意以爲言之爲益少也。故以禮樂教之。及孔子

時。禮樂存而人不識其義。故孔子明其義以教之。於是乎學者皆以爲義止是焉。豈知言之爲益少也。不可以廣包莫所遺也。孔子舉一隅以言之耳。及於或稍深切其言以詳悉之也。學者愈益以爲義盡是焉。而不知其猶塵塵乎一端也。害生於是焉。故孔子欲無言。明禮樂之義。不可以言盡也。觀於子貢小子何述焉。則孔子爲教而發者審矣。夫禮樂事而已矣。莫有言語。亦其尊先王如天。故引天以明其不待言而可默識之也。夫禮樂之教。至於默而識之。其義莫有窮盡也哉。噫。二先生之不

知道一低一昂。簸弄聖人之道。以至使學者莫所準則者。豈不悲哉。朱子又謂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是亦謂其相近耳。彼以己言之。故不引天。此以先王之道言之。故喻以天。孔子尊天至矣。尊先王之道至矣。豈以天自喻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古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新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
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不屑之教誨告子篇

古義孺悲魯人。朱氏曰。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也。張氏栻曰。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
徵孺悲欲見孔子。程子引孟子不屑之教誨。為是不屑之教誨。孟子蓋傳孔門之義云爾。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古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馬融曰子生於三歲為父母所懷抱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孔安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新期周年也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之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且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藟練冠緇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

而宰我不察也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

言由其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聞之或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親也所謂必俯而就之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報其親也無恩欲其有

古義一期周年也宰我言喪不可三年之義宰我以跋而及之爾

言喪一期既足之意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按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註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今詳本文明是一年一取柞櫛之火非四時各變火則不可專據周禮以解此章也稻糲也穀之甚美者父

要經不除三年喪終初食稻衣錦此夫子之言也
 旨美也朱氏曰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辭又發
 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
 深責之懷抱也通達也夫子不欲面斥其過及宰
 我既出而深推言君子喪必三年之故而使聞
 之蓋欲有所悔悟思而得之也宰我此言其必在
 於具慶之時乎蓋幼而喪父母與父母俱存者自
 無此心故或有疑於喪必三年之說若一旦遭大
 故則自有不能已之情故曰人未有自致者也
 必也親喪乎况觀夫子曰今女安則為之則知宰
 我此時父母猶在夫子之於父母有所怙恃乃得
 生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苟能知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之意其誰有疑於三年之喪
 而聖人制為三年之喪者蓋取纜足以報懷抱之
 恩爾豈以此為足盡其報親之道乎夫子之言甚
 明白矣禮家以為聖人特為之中制者蓋臆說也

徵孔子時當革命之秋孔子之道大行於天下必
 改禮樂宰我之智蓋窺見其意故有期可已矣之

問是非已欲短喪也言若制作禮樂則期可已矣
 耳不然三年之喪先王之制也當世之人遵奉而
 不敢違也况宰我之在聖門豈無故而由此問乎
 宋儒好自高而輕詆人亾論已仁齋先生怪其孔
 門高第而有此問也乃曰其必在於具慶之日乎
 是不得其解而為之回護者也夫禮者緣人情而
 作者也故孔子曰安則為之後儒不知道故以為
 深責宰我可謂謬矣宰我曰君子三年不為禮禮
 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可見孔子時禮樂至重
 耳故宰我不以它而以禮樂若後世儒者何有此

言乎。鑽燧改火。仁齋曰。今詳本文明是一年一改火。而非四時各變火。則不可專據周禮以解此章也。是仁齋執一部論語而不信它經。言教至孔子而斬新開闢。而輕先王之道。故作是言耳。且周禮司燿氏。但有變火之文。而春鑽榆柳等說。鄭玄不言。但引鄭司農。何晏亦引周書。按正義。鄒子周書。其義爲一。則其爲鄒衍等所創。亦未可知也。且其意以爲一改火者。豈清明之日邪。本文曰。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則十二月死者。三月改火。輒除喪邪。春夏死者。九月穀升。輒除喪

邪。本文唯言農時一周。改火一周。以明期可已之義耳。亦昧乎辭之過也。仁齋又曰。稻糯也。穀之甚美者。殊不知在田曰稻。刈穫曰禾。去藁曰粟。去殼曰米。米而未舂曰糲。已舂曰梁。皆一物也。而稻爲糯。粟爲秫類。梁爲粟中一種。皆後世鑿家之說。非古言矣。仁齋又曰。夫子於父母有所怙恃。乃得生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苟能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之意。其誰有疑於三年之喪。而聖人制爲三年之喪者。蓋取纔足以報懷抱之恩爾。豈以此爲足盡其報親之道乎。夫子之言甚明

曾子曰學而篇

白矣。禮家以為聖人特為之中制者。蓋臆說也。仁齋可謂不識禮。又不識中矣。夫三年之喪。以盡子之哀。聖人之心。以此為足以報懷抱之恩。則豈不迂乎。然孔子所以云爾者。迺禮之所取于類為爾。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是制禮之意也。且所謂中者。謂聖人為民立極也。故漢儒解極為中。極者謂聖人立此而俾民守也。宋儒不識是義。乃取理其臆。而欲睹夫無過不及意。仁齋亦爾。予故白不識禮。又不識中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

之猶賢乎已。

古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

新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己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古義博局戲也奕者圍碁也己止也此言不用心之甚不可也非取博奕也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亦以無所用心比之禽獸也

徵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漢儒雖笨乎。不失古時意。如此解亦大佳。孔子可謂善識人情已。禮樂之教。亦有此意。博局戲。如雙陸格五類。奕圍碁也。孔子此語。必有所為而言之。今老而無世務者。或以此消日。

或持念珠稱佛。必合於孔子之心。不然者。皆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相傳丹朱。愚堯作基督教之。或以為舜教商均。予則謂豈無是事哉。其處朱均。必當如舜於象。已使有司治其國政。則為朱均者。宜無事事焉。無事事。則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奕以制其心。亦或聖人之術然焉。自後世賭博盛行。而諸老先生難解之。乃謂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以余觀之。博奕猶勝於靜坐持敬者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古無

新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

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古義尚上之也。君子小人皆以位而言。義者聖人之大用也。大而死生存亡。小而進退取舍。必由是。

而決。故義以為上。則志有所立。而氣有所帥。不依勇而自裕。如也。若勇而無義。則君子為亂。小人為盜。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蓋義之與勇。其趣相似。而實甚殊矣。此子路所以有上勇之問。而夫子有義以為上之說也。

徵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是問以上勇。答以上義。蓋欲其以義裁勇。故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皆謂素有

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皆謂素有

孟子浩然氣公孫且篇

古曰尚書仲虺之誥

勇者也。仁齋曰：義者聖人之大用也。大而死生存
 凶。小而進退取舍，必由是而決。故義以為上，則志
 有所立，而氣有所帥。此援孟子浩然以解此章。殊
 不知孟子言義以生勇，自與此章不同矣。且所謂
 義者，先王之古義也。古曰：以義制事。故勇者以義
 制其事，則雖勇不至為亂盜也。仁齋乃謂義與勇
 相似，可謂謬己。勇德也，義道也，豈可為似乎。皆昧
 乎古言之過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
 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

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遜以為勇者，惡
 訐以為直者。

古包氏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惡，孔安國曰：訕
 謗毀也。馬融曰：窒，窒塞也。孔安國曰：徼，抄也。抄人之

意以為己有，包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訕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
 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

作。故夫子惡之。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
 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一不愛，則

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
 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

也。惡人。

古義楊氏曰：仁者無不變，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
 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訕謗毀也。窒

塞也。邢氏曰：謂好為果敢，窒塞人之善道也。稱人
 之惡者，薄也。下而訕上者，逆也。勇而無禮者，暴也。

果敢而窒者性也。故夫子皆惡之。夫子又反問子貢以發其意。此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評謂攻發人之陰私也。夫子之所惡是惡人自不知其不善者。其意平也。其惡易知而無意於惡之者也。子貢之所惡是惡人自以為善而其意甚不善者。其情似刻矣。其惡難察而有意於惡之者也。唯夫子之言猶天地之易簡而易知。易從。豈不大哉。

徵惡稱人之惡者。稱揚也。揚言之也。君子豈絕口不言人之惡乎。至於揚言之以播於眾。則惡之。朱子曰。無仁厚之意。仁齋曰。薄也。皆不識稱字之義。居下流。再見子張篇。彼謂身為逋逃藪。辟諸眾流所歸焉。此亦謂身為眾惡人所歸會者。大氏訛上者。冀有以規箴挽回上意也。若其身既為眾惡所

歸湊者。是眾所賤也。雖有所謗訕。亦不足以規箴挽回上意。徒以扇動民怨。以生禍亂耳。故不言下位而言下流耳。世人不解。徒以為居下而訛上。非矣。夫下民怨咨。情之常也。聖人豈惡之乎。稱揚人之惡。居下流而訛上。皆可以增薄俗。害政治。故聖人惡之。勇而無禮者。果敢而窒者。皆必至為亂。故聖人亦惡之。窒。馬融曰。窒。窒塞也。邢昺以為窒塞善道。然此與無禮一類。止當言其人。未必言其事。從馬融可也。微。孔安國曰。微妙也。抄。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朱子曰。微。伺察也。然遍檢字書。無此義。微。僥

同。僥幸亦抄取之義耳。蓋微訓伺察。乃朱子以其
意爲解者。後世之見也。孔子時猶以政治爲道。故
善出謀慮爲知。後世則以學問爲道。故無所不知
爲知。故訓伺察。非古義也。訓抄爲得古意。微以爲
知。謂抄取人之嘉謀善慮。以爲已知者也。仁齋先
生曰。夫子之所惡。是惡人自不知其不善者。其意
平也。其惡易知。而無意於惡之者也。子貢之所惡。
是惡人自以爲善。而其意甚不善者。其情似刻矣。
其惡難察。而有意於惡之者也。唯夫子之言。猶天
地之易簡而易知。易從。豈不大哉。仁齋此言。真理

學者流之言哉。大氏世所謂道學先生。岸其憤呻
吟。以求程子所謂意味氣象者。如此言。豈不鑿乎。
殊不知子貢所惡。惡似是而非者。亦與孔子惡鄉
原鄭聲利口同焉。但孔子所惡。惡害政敗俗者。所
關係者大焉。是仁也。子貢所惡。惡亂德者。所關係
者小焉。是知也。知勇直皆美德。微不孫。訐以亂之。
然比諸孔子所惡者。無害政敗俗之事。此孔子子
貢所以殊已。仁齋不知而爲之解。可醜之甚。且自
不知其不善者。是無意爲不善。聖人豈惡之乎。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迩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

古無

新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古義待士君子者交之以忠信接之以禮義務在盡已而已矣唯女子陰管小人陰類不可近之亦不可遠之苟失其所以御之之方則家道或自此壞焉故戒之

徵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小人細民也女子以形

事人者也細民以力事人者也皆其志不在義故

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古鄭玄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

新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

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

為誰也古義朱氏曰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

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孟子曰可欲之謂

善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為人可欲而不可

惡者必君子也可惡而不可欲者必小人也鄉人

皆惡之猶有可言者至於無往

而不見惡則其無善狀可知矣

說徵無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七終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七終

終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grid format, likely containing commentary or the main text of the book. The text is very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due to the age and damage of the paper.

